



迷失在 MISHI ZAI MENGXIANG GUO DE LIANREN 梦想国的恋人

郑梓灵 著

我们习惯了思念，
所以我们要分离。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迷失在 梦想国的恋人

郑梓灵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20-2005-03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失在梦想国的恋人/郑梓灵著. —南宁：接力出版社，2005.12
ISBN 7-80732-164-4

I. 迷… II. 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9162 号

责任编辑：冯文革
美术编辑：张 钰 责任校对：张 莉
责任监印：刘 签 版权联络：孙利冰

出版人：李元君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530022
电话：0771-5863339（发行部） 5866644（总编室）
传真：0771-5863291（发行部） 5850435（办公室）
E-mail: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制：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7.75 字数：190 千字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15 000 册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环书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771-5864694 5863291

关于作者

郑梓灵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毕业

副修法文、日本研究

曾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交换生

香港中文大学跨文化研究硕士

生于四年一次的二月二十九日

是情绪化的双鱼座

容易笑，更容易哭

最喜欢的书：《Le Petit Prince》《L' étranger》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Catcher in the Rye》

最喜欢的电影：《The English Patient》

最喜欢的音乐：Jazz

有飞行恐惧症，但偏偏最爱去旅行

喜欢写爱情，庆幸还相信爱

作品：《灵慧絮语》

《捕捉感觉》

《迷失在梦想国的恋人》

《流浪的旋转木偶》

《活在过去 爱在过去》

《童话休止符》

《初恋格子衬衫》

《甜甜圈的约定》

《声色系情缘》

《凄之翼》

《那些傻事……》

《红邮箱与沉默的街》

《泪影重叠的瞬间》

《海不再蓝》

《一毫米的悸动》

E-mail: sirenacheng@yahoo.com.hk

个人网站: <http://www.sirenacheng.com>

关于本书

香港最新超人气作家郑梓灵的爱情小说，讲述了一个温柔、俏丽的女孩子在梦想和恋人之间挣扎的催人泪下的情爱故事。

女孩柔希望能够到英国留学，城堡是她的钟爱，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将来可以和恋人一起在城堡中过童话般的生活。男孩敏因家境贫寒，中学辍学去了发屋工作，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成为国际顶尖级的发型师。在柔失恋最痛苦的时候，敏闯入了她的生活，两个人相知、相爱，并实现了各自的梦想——柔去了英国读书，敏去了美国成为著名的时尚发型师……两个心中彼此深爱的人最终能走到一起吗？……

也许，“我们习惯了思念，所以我们要分离”。

接力出版社经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安排
获授权出版中国大陆地区中文简体版。此中文简
体版只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

序

你曾否相信，相爱的人，有时必须分手。

为了终止所有伤害，我们情愿用遥远的方式，继续这场恋爱。

于是世上有了思念，有了欢笑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心痛。

有一种爱情，我们会用一生去保守这段记忆。

只为了证明，我们曾经认真地约定过，要一同走完这辈子。

可是脆弱的我们，没把握叫身边的一切停下来，让爱情永不变质。

就在措手不及的时候，我们在曾经相同的梦想国度里，失散了。

当我们更加认识这世界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最想逃离的，原来是寂寞。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纪敏：我们最初的记忆 1

她是在午夜十二时冲进店子里的。要不是她冲进来，我不敢想象我的一生。

第二章 舒柔：甜蜜心事 15

我心里就有个声音在呐喊：“就是他了！”我分明听见了这个声音，因此更加犹豫。

第三章 舒柔：城堡里的诺言 25

这是我一直在做的梦，由他说出来，就成真了。真实，并不只存在于这一个时空吧？

第四章 纪敏：我们是梦想家 31

我会买一座城堡，黄昏的时候我们站在最高的塔顶，一起看日落时的森林。

第五章 舒柔：困局 39

我是绝不会放弃他的，因为他是我的选择，我坚守我自己的直觉。

第六章 纪敏：最后的浪漫 45

当我回来，我应当可以买一幢更大的房子，不！是一座城堡！

第七章 舒柔：半空中的城堡 51

我怕自己会忘记他的脸，我信不过自己的记忆……如今，我只能反复温习。

第八章 纪敏：一个人的冬夜 57

电话总是那么无情，要完就完了，总不容多半秒，多半个叹息。

第九章 舒柔：破灭 63

有谁可以把它弄回原状？有谁一生里有两次完全相同的心情？

第十章 纪敏：颓废的烟 69

语言那么贫乏，思考那么累人，或者，真的只有跳一场舞，才可以把所有感觉都摔掉吧！

第十一章 舒柔：过期的情书 75

那些关心，那些药方，现在说来还有什么用呢？我的病都好了。

第十二章 阿彻：偷取心的碎片 81

我怕把她吵醒了，便又得面对极仇视我的她，现在的她较好，温柔而毫无武装。

第十三章 纪敏：希望重燃 87

所有问题都可以轻易解决，唯独是思念，叫人束手无策。

第十四章 舒柔：心动的痕迹 95

我的感觉被思念操控，竟分不清现实与幻想，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第十五章 纪敏：天使降临 101

什么是成功？太遥远了吧？却又想起，成功就是一座城堡。

第十六章 舒柔：心痛的骂战 115

我们之间承受不起吵骂，吵骂的结果只会两败俱伤。

第十七章 纪敏：荏弱的温柔 123

有一种人，任谁只要用心看一眼，就无法忘记。

第十八章 舒柔：失约 133

人的一生本来已经这么短，为什么我们不好好走到最后？

第十九章 阿彻：童话世界里的烟花 139

要是从来没有这样感觉到渴望，我的快乐本来就是那么单纯。

第二十章 纪敏：布幔背后的舞 143

她的体形很轻巧，轻得即使随时飞起来，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第二十一章 席雨澄：触摸到的星星 149

他在我眼中，简直就是一个明星，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可以接近的明星。

第二十二章 阿彻：共同的语言 157

我曾经有过一种很深刻的感觉，仿佛有谁告诉了我，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我好想拥有，但它却永不可能属于我……

第二十三章 席雨澄：割舍 165

离开了舞蹈我就一无所有了吗？可是生命里总有些波澜，无法让它静止下来。

第二十四章 舒柔：以后 173

不用言语沟通，没有眼神交流，到底能有多少了解？我们是不是就在彼此的世界里消失掉了？

第二十五章 席雨澄：唇上的依恋 183

我从来不知道他的吻是怎样的，总会有另一个人知道，而那人不是我。不过，这一点也不重要。

第二十六章 舒柔：不能熄灭的遗憾 193

每一秒钟世界上有多少人在想念着别人？有多少人在想念的时候千方百计与那人联络上？有多少人在等待？有多少人在心碎？

第二十七章 纪敏：幸福已死 205

我们习惯了想念，所以我们要分离。

第二十八章 席雨澄：撩动灵魂的灯火 209

他的眼睛总是满载秘密的样子，我喜欢他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总是不懂他。

第二十九章 阿彻：永远守候 219

她不接受任何人，因为她不愿接受现实不断变化的事实。我来了，她连我为什么而来也不愿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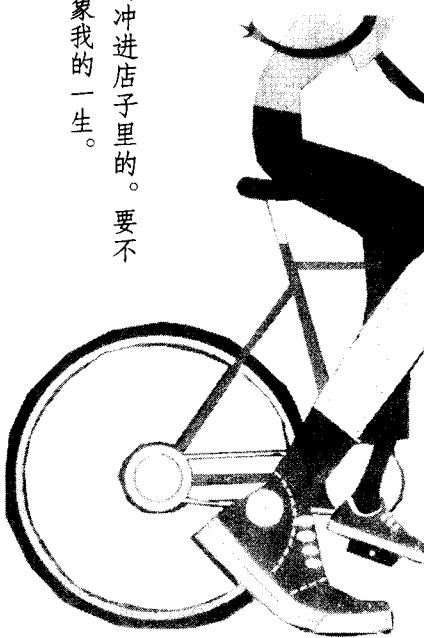
第三十章 舒柔：不会幻灭的童话 227

如今我已不再希望拥有一座城堡，因为我们不配拥有誓言。



第一章 纪敏：我们最初的记忆

她是在午夜十二时冲进店子里的。要不是她冲进来，我不敢想象我的一生。





已经是晚上十时，店里的人都忙不迭做完最后一单生意，替自己打扮起来。听阿刚说在尖东的“Dancing Shoes”有个派对，所有人都会去的，他问我去不去，又用大量美女的绰头来引诱我。

“我晚一点儿才到。”我只是笑笑说。

“你不是要等女伴来才一起去吧？”他取笑我。

其实我又哪来的女伴呢？

在那一晚之前，我是真的没有。

“阿敏，我们先出发了。”其他几个同事在门外对我叫道。

“我收拾好就来了。”我说。

“你不是想给我们什么惊喜吧？不是化装舞会，别扮超人。”

我只是摇摇头，着手收拾起来。我在这发型屋工作，好像已经有三年了，没关系吧！学识又不如人，还可以转到哪里去？我想这一辈子都只可以待在这里吧！人们笑我没野心、没志气，我真的没有吗？我也不知道。

但她说我有。

她是在午夜十二时冲进店子里的。要不是我打开了收音机听到DJ报时，我不会知道那一刻正是圣诞节的开始；要不是她冲进来，我不敢想象我的一生。



她一头撞在半掩的玻璃门上，啪的一声，她跌坐在地上，用手掩着额头。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吓了一跳，停了动作。看见有女孩子被撞伤了，我赶紧出去扶起她。

“小姐，你没事吧？”

“我没事……我没事……”她惊魂未定回答着，勉强站起来，当她的长发溜过我的手的时候，我其实真想说，我没见过这么美的长发。

“没撞伤吧？”我试探着问。

“没有……”她揉了揉前额，把脸抬起来，我看见两行刚干了的泪痕，我想她一定是很痛了。

“我要剪头发，你可以帮我吗？”她忽然希冀地看着我，叫我讶异，她那么慌张只是为了剪头发？

“……但我们已经打烊了……”我不好意思地说。

“反正你还没走，就当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她看来很急切似的。

“不好意思，你明早再来可以吗？”

“请你帮帮忙，随便剪一下就可以了，不会花你很多时间的。”

这个女孩真古怪！我看了看时钟，派对已经开始了，再晚一点去的话，恐怕就要散场了。我又看了看她，她的眼神让人难以拒绝。

“那好吧！你进来。”

她跟着我进来，失落得像个幽灵。

“小姐你要洗头吗？”

“不用了，随便剪短就可以。”

我把她招呼到一个座位上，替她披上袍子，然后就用梳子替



迷失在梦想国的恋人

她梳起来。平时我总会和客人说说话的，他们都笑我是全店最多话的一个，但面前这个女孩不太对劲，我也不好说话。她的头发那么纤细那么幼滑，我小心翼翼地梳理着，生怕把任何一根弄断了。我偷望了她一眼，她的眼帘低垂着，唇抿得紧紧的，她的脸蛋儿分明就衬长头发。

“真的要剪短吗？”

她点点头。

“真的随便剪短就可以了吗？”

她仍旧点头，义无反顾似的。

我竟有点舍不得。

我走到唱机前，挑了一张爵士乐唱片播放，是一首哀怨的乐章。在剪头发的时候如果可以听着爵士乐的节奏，效果总是令我最满意的。我一直很想这样做却又不敢在其他同事面前承认，现在只有我俩就好了。

我刚提起剪刀，剪掉了一小撮头发，她就哭了起来。我手足无措地坐在那儿，发了好一会儿慌，不知道应不应该剪下去。她双手捂着脸抽泣，哭得那么凄凉，我真不知道怎样收拾这局面。

“小姐……你不想剪就不剪好了，用不着这样伤心的。”我在她身旁试着胡诌一遍，但求她不要哭就是了。

“你为什么要播这种伤感的音乐？”她哭得更厉害。

“对不起，我把它关掉吧！”我连忙把唱机关掉，调到电台去。

我给她拿来一盒纸巾，她沾了几张抹眼泪，纸巾湿了一张又一张，她的眼睛都肿了。我看着她，等她哭完。

“你别这样看着我好吗？”她好辛苦才说出一句。

“对不起。”我为自己的冒失感到窘迫，只好走开在店里来回



踱步。我从来没有遇过这样尴尬的情况，我努力思索到底有什么话能哄女孩子，但平时的辞令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她的哭声渐渐减弱，我紊乱的心跳也随之平静下来，电台正播放着圣诞歌，我这才意识到她是我在这圣诞夜第一个遇见的人。我走到她身旁，弯腰细声说：“圣诞快乐。”

她凝望了我一会儿，抹掉最后一滴眼泪，微笑着说：“圣诞快乐。”

她懂得回答，我就心安了。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我。

“纪敏，叫我阿敏就可以了。”

“像个女孩子的名字。”她拨了拨头发笑着说，那动作好美。

“别人都这么说，不过其实‘敏’本来就是男孩子的名字，只是被你们女孩子借去了。”我告诉她。

“是吗？”她蛮感兴趣似的。她伸手想把袍子脱下来，但袍子的结是绑在后面的，她解不开，便说：“你可以替我解开吗？”

“好的。”我走到她背后，替她把袍子脱下来，问她，“你不剪头发了吗？”

“我不知道。”她嘘了一口气，迷惘地盯着镜中的自己，仔细端详了一会。她的眼睛还是肿肿的，鼻子还是红红的，但一点儿也不丑，真的，一点儿也不。

“丑死了。”她低骂了一声，转头对我说，“我叫舒柔。”

舒柔，我会永远记得这个名字。

“你没事吧？”我的关心来得那么自然，完全没有考虑过别人可能不领情。

“好一点儿了。”她吸了一口气，装做没事一样，问我，“你没节目吗？今天是圣诞节呢！”



迷失在梦想国的恋人

我本来是有的，但她出现了，我不忍叫她内疚，只好说：“没有。你呢？”

她的眼泪立即又涌了上来，我想我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对不起，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她摇摇头，乏力地微笑，说：“你怎么像个朋友多过像个发型师？”

我很高兴她这样形容我，莫名其妙地感到欣慰。

“朋友和发型师并没有冲突吧！”

她只是笑笑，没点头，没摇头，也没说话。时间就这样静止着，圣诞歌播完一首又一首，我却以为那沉默只是瞬间，说不说说话都没相干。

“你要喝水吗？”盛了一杯水给她，她接过去，呷了一口，才说，“我不渴，只是有点饿。”

“你还没吃晚饭吗？”

“没有。”

“餐厅都打烊了，一起去7-11吃点东西好吗？我请客。”

她眼里掠过一抹意外的神色，迟疑了一会。我的心开始变得沉甸甸的，担心她当我是坏人，但她后来又笑了。我真没见过这样又哭又笑的女孩。

“我没给你生意，又打搅了你，怎好意思要你请客？”

“不要紧，只是7-11，贵的我可请不起。”

我和这个陌生的女孩来到街角的7-11，那里人很少，大概没有多少人会到便利店庆祝圣诞的。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把她打发掉，去参加热热闹闹的派对，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跟我这个陌生人四处游荡。

我们挑了一点小吃，加热后，我们站到小桌子前，我开了啤